我第一次感觉自己要倒霉了，是在十一月的一天。那天利奇先生罕见地出现在财务室，为我们介绍了那位跟他一道来的先生：效率专家休伯特·坦普尔顿。这人虽然个子不高，块头也不大，但那双藏在缎带链子装饰的夹鼻眼镜后面的眼睛却目光灼灼，令人敬畏，弥补了气势上的不足。他迈着大步在我们部门里走来走去，每路过一张办公桌，他都要驻足片刻，并无声地投以审视的目光。我依稀听到背后翻阅纸张、开关抽屉所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敲打键盘的声音消失了、往常喜欢在快下班时随意闲聊的人也噤了声。随着夕阳散发出最后一点似有若无的热量，每一个人都开始抵御起办公室凉飕飕的氛围。

利奇先生站在房间最前边，就靠在我桌子边上，像慈祥的爷爷一样俯视着我们——仿佛我们是他孙辈中最有出息的几位一样。“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将引入一种新的效率模式，这种模式会带领我们在下一个十年走向成功。不少公司都已经引进了科学管理条例，我相信这种模式在我们曼哈顿证券投资公司也将同样奏效。我希望全公司都能杜绝浪费，就从信函来往开始。不过……”他彬彬有礼地朝西北面窗户边站成一列的秘书们弯腰致意。“我们的小太阳花们对她们的工作是最得心应手不过了，这点毋庸置疑。”

女士们礼节性地笑起来。利奇先生干枯的脸上歪歪扭扭地扯出一个得意的笑容。比尔·华莱士在我边上抱怨了一句，老板正巧往我们这儿瞄过来，幸好我堪堪忍住没应和他。“说回会计部门，先生们。”他的语气里流露出一丝挖苦。“这么说吧，我已经任命坦普尔顿先生，由他将我们公司带上正轨。如果各位有任何疑问，请直接找他反映。”

“新的方法，”比尔咕哝道，“新的效率，新的十年。我怎么

感觉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我们随时可能得找份新的工作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决策的细节，但对楼上那些人正在进行的会谈内容心知肚明。已经有别的部门让底下人回老家了。我真希望能熬过年底，以期21年[1]能带来点好消息。作为会计部最资浅的员工，我只能指望自己不会是第一个拿辞职信的家伙。

“福斯特·威瑟利。”利奇先生对我说道，他的微笑里流露出凝重的同情。“请你跟我上楼谈谈。还有凯西·格拉德温——在哪里……？”

那家伙八成在屋子另一头和秘书们调情呢。我几乎忍不住想大声说出来，但不知怎地我忍住了。“格拉德温先生的位子在后头，再过去两排。”

利奇先生似乎对我明确的回答感到吃惊，但我敢打赌四楼的每个人都知道，在凯西·格拉德温的位子上根本就找不到他人，这家伙天天在别人位子边上游荡，天上地下无所不唠。他要能完成哪项工作可就真是奇了。相较之下，利奇先生让他滚蛋的可能性还大得多。

此时此刻，我却无法对凯西·格拉德温意料之中的旷班幸灾乐祸，毕竟我自己这会也是岌岌可危。既然我毫无职业前景，又要付那么多医院的账单，搬回自己的公寓就希望渺茫了。我父母是不介意他们的独生子回去投靠，但我却不知道自己能否在那里多忍受一年。那个房间的主人不是我，而是那个四年前把大学毕业后该何去何从当作最大烦恼的男孩。

我走进电梯，努力集中注意力，想着等会儿该怎么和利奇先

生据理力争，说服他至少留我到冬天结束。如果景气好转，我在开春就能找到新的工作……我正要关上电梯门，一根久经磨损的梣木手杖就伸了进来。格拉德温挤开门，走进电梯冲我同情地笑笑。“你也在名单里？我真是惊讶。你是四楼最任劳任怨的员工了。”

“我是最新招进来的。”就和他同一天，但我怀疑他是否还记得这件事。

“好吧。”格拉德温更加沉重地打量了我一下。“三个月前，对吗？真有趣。当时经理把我们俩从那么多面试者中摘出来时，我就想我们一定很合得来。我猜这就是命运——”他突然咧嘴笑了起来。“你就知道他们那群人有多蠢了，雇人和裁人竟然在同一天。我想这很值得一笑吧。”

“希望你能理解，我现在是真的笑不出来。”

他抱歉地瞥了我一眼，但没打算就此埋没自己出色的幽默感。“什么时候人才会笑不出来？”

电梯门开了，我舒了口气，在格拉德温前头走了出去，遥遥在他之前穿过走廊来到经理办公室门口。站定后我回头瞥了他一眼，他倚着手杖走路，姿态比在楼下时要颓靡得多，毕竟这儿可没女士来让他展示自己。

没等他跟上，我就走了进去，希望能单独跟老板待上一会儿；白费工夫了，因为我们在接待室等了十分钟，利奇先生才和四楼的经理谈完话。虽然经理可能已为我把好话说尽，但坐在利奇先生那张旧橡木桌子前，看到我的档案摊在格拉德温的旁边，我就明白了：我们俩中，哪个都没有为自己争

取一二的机会了。利奇先生虽然一副淡然有礼的态度，但看他合上档案放在一边的架势，还有他微带惋惜的嘴角——就是叫我们不必白费口舌的意思。

格拉德温似乎也很清楚这点，但他却不愿意保持安静。“就不能缓缓吗？”

他可怜兮兮的态度逗得利奇先生笑了起来。“先别吓自己，先生。虽然我确实得让你俩中的一位走人——”

“一位？”格拉德温在椅子里挪了挪。“我猜不是靠抛硬币决定吧。”

我目不斜视地忽略了他话里对我的挑衅。“利奇先生，如果你把我们叫上来是为了让我们陈述一下自己的优势——”

“现在还不必。”他近乎安抚地冲我笑了笑。“接下来的两个礼拜，你们有的是时间证明自己。坦普尔顿先生认为，要想留下能实现我们公司目标的员工，这是个方便可行的法子。我估计两位觉得自己正在接受选拔，但我们公司并不是只在一个部门采取了这个方法。如果你们中有谁觉得这种评估方式令人不适，想现在就要一份推荐信的，我很乐意为他提供。”

我对于科学的工作评估方法所抱有的好感正在急速减少。“我会用工作成果说话的，先生。”

“谢谢你，威瑟利先生。格拉德温先生呢？”

格拉德温看上去得缓缓才能找到自己的声音。“我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证明自己，先生。”

“非常好。坦普尔顿先生会监督你们工作。为了评核方便，格拉德温先生，我需要你暂时和华莱士先生调个位置。”

虽然我非常讨厌让格拉德温挨着我坐这个主意，但这种做法对我有益无害。如果坦普尔顿先生看见格拉德温的工作表现，也许就能让天平往我这儿倾斜了。

第二天，当格拉德温把收拾好的个人物品重重地扔到比尔桌子上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再想想昨天打的如意算盘。比尔在坦普尔顿先生的吩咐下，老早就移到格拉德温的桌子去了。坦普尔顿在走道间四处逡巡，一股令人不安的氛围让每个人都恨不得把脑袋埋在打字机和算术机器上面。

即便如此，当格拉德温把一台笨重的康普托计算机[2]放在他新桌子一角，并大摇大摆占去一部分我桌子的空间时，我身后那排座位还是隐约传来一股看好戏的气氛。他的屁股落到凳子上，表现出这才注意到我反感的样子。“是你的机器摆错边了。”

“没摆错，那边顺手。”我拿起钢笔，确保在后排巡视的坦普尔顿先生能够注意到我在努力工作。格拉德温轻哼一声，把我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我皱着眉看他。“如果你觉得不方便——”

“一点也不。”他眸光熠熠地朝我瞥了一眼。“我只是不知道你是个左撇子，让我想起上一份工作那个因此被炒鱿鱼的家伙。”

“噢，得了吧。他们因为他是左撇子就炒了他？”

格拉德温遗憾地耸了耸肩。“惯用左手让他动作变慢了，因为办公设备都是给右撇子设计的，用得不顺手。”他意有所指地瞅了瞅我那把在反方向也标了数字的尺子。“这些天人人都想效率高点儿。”

他轻声笑起来，但讥讽的意味很明显，好像跟我一样讨厌眼下的状况。也可能他是故意让我这样以为的。要是我不防着点儿，没准等工作丢了才能反应过来被人算计了。“我用得很顺手。”我肯定地对他说道，并将自己的计算器挪到桌子右手边的角落。

“用设备是很顺手啊。行，就这样吧。”他冲着我，脸上闪现出一个满是顽皮的笑，然后立刻忙他手上的活儿去了。坦普尔顿先生一直走来走去，围着我们这两排桌子转圈圈，一副完全不相信我们能把工作做完的嘴脸。格拉德温桌子上那一堆私人物品惹得他发出一声不赞同的咕哝。

“凯西·格拉德温？”坦普尔顿先生朝他那儿倾身，透过夹鼻眼镜严厉地瞥了一眼。

格拉德温皱了皱眉，挺胸仰头。“在，先生。我才搬完桌子，给我两分钟整理一下。”

“两分钟来两分钟去，浪费的时间可就多了，格拉德温先生。你知道经济紧缩时期一家企业该怎么做才能撑到最后吗？”

“跟在战争中撑到最后的办法差不多。三分靠祈祷，七分靠运气。”

我一声笑呛在喉咙里。格拉德温春风化雨的魅力，以及那一副深发蓝眼的好皮囊帮他在近三个月交到不少朋友，不过这会儿可行不通了。我从坦普尔顿缩回身子，板起肩膀的动作就看得出来，他不吃这一套。“你有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格拉德温先生？”

“我有，先生。”

“那你最好给点表现，证明自己能保持这个态度。”坦普尔顿转向我，我迅速丢下钢笔——动作快如闪电地把它塞进右手里。他似乎没注意到这个动作。“弗雷德里克·威瑟利？”

“是福斯特，先生。”

“抱歉。”坦普尔顿打量了一下我的桌子。“你似乎很井井有条，威瑟利先生。但是……”他拿起我桌上的橘子，我之前特地把它放在台灯照不到的地方了。“你平时都在自己的桌子上用餐吗？”

“不是的，先生。是我的医生开了处方——”坦白似乎不是个好主意。“我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是防止迟了肚子饿。我怕影响工作效率。”我补充道，指望他能在这事儿上放我一马。

“我明白了。以后不要在桌子上放任何与手头工作无关的东西。”坦普尔顿先生放下橘子。“我就不再耽搁你了，但请别怀疑，我会按照利奇先生的要求，随时向他汇报你们的工作习惯的。”他对我说，目光却停驻在格拉德温身上。等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后面那排之后，我才总算松一口气。要想通过这场测试，同时全神贯注地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面，对我来说

确实是一项考验。我拉开抽屉把橘子塞进去——却注意到格拉德温正饶有兴致地观察着我。这又是他躲懒的招数吧，我猜。我努力更加专注地拿起笔。

“医生给你开橘子当处方？”

“为了养肺。”也为了让药片更好入口。

“你吸过毒气[3]？”他轻声问道，话里的幽默感已无影无踪。

这个问题倒让我吃了一惊——没想到他会对这事儿感兴趣。“我得过流感[4]，差点病死。”

“那也很要命了。你现在看着挺好啊。”

“我确实好得很。”

“那些药呢？”他问道，朝抽屉示意。看来这人视力不错。

“医生开来给我保养的。”

“是给你保养的，还是给他的钱袋子保养的？”

我从手头的活里直起身，堪堪迎上他好奇的目光。“格拉德温先生，你还记得我们在这儿是干嘛的吗？”

“来接受科学管理条例调教的，我懂。”格拉德温拉开抽屉，丢了几本平装书进去，接着又往里扔了一盒子铅笔、一面配着梳子的小镜子、一把古旧的随身折叠小刀、一面破破烂烂的小旗子，以及一颗漂亮的蓝色玻璃弹珠。

我忍不住问道：“没有九柱戏？”

他大笑着说：“正事优先，威瑟利先生。”他朝椅子后方伸出手，抓住一只堆满文件的箱子拖到自己桌上，很快就将它们整整齐齐叠成一堆，连在屋子里绕了一圈回来的坦普尔顿先生似乎都对他刮目相看了。而我的工作进度则更慢了，但在坦普尔顿先生毫不通融的巡视下，我没办法换回左手用笔。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